

张锡纯治温病高热心法

浙江省乐清县人民医院 张 良 骥

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对温病高热治疗颇有独到之处，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。

辨证突出阳明

张氏认为温病须从六经辨证。他说：“《伤寒论》一书，原中风、伤寒、温病平分三项……，则三项中一切诸证皆可浑统于六经”⁽¹⁾。其治温病高热，辨证重点突出阳明。虽然“温病初得，亦多在太阳”，但其时甚短，而“特其转阳明甚速耳”⁽²⁾。盖阳明胃经多气多血，温邪干之，两阳相劫，邪盛正旺，邪正剧争，里热蒸迫，充斥周身表里，表现为大热大实证。观书中37例⁽¹⁾温病医案中，具有高热者33例，属阳明高热的则有20例。其辨证手法，尤重视按脉以辨阳明确实，如脉洪滑而长，重按有力，则属阳明证实气旺；脉象弦硬、虚数、细微、细数、结代，则为阳明邪盛气弱阴亏。“其脉近七至者，因为阴虚有热之象，而正气虚损，不能抗拒外邪者，其脉亦恒现数象”⁽¹⁾，“其左脉弦硬者，劳力过度肝肾之阴分有伤也。右部洪实者，阳明之腑热已实也”⁽¹⁾。他还善于审脉以察邪之进退，尝谓：“脉象浮而有洪象，此其病虽连阳明而仍可由太阳汗解也”⁽¹⁾；“温病多日，……脉象浮数而细，关前之浮尤甚，……此乃外感重还太阳欲作汗也”⁽¹⁾；“其脉左右皆浮弦有力，此病系在太阳而连及阳明少阳也”⁽¹⁾。同时注意兼证的有无，如“脉洪滑而渴，阳明腑热已实，原是白虎汤证。特因头或微疼，外表犹似拘束，是犹有一分太阳流连未去。”⁽²⁾“湿热蓄久，阳明腑实”⁽²⁾等等。

在温病高热的病因病机方面，张氏强调伏气化热，复感风邪，内外相引，发于高热。他认为《内经》“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”之语，并非谬

语。提出“伏气化热成温病者，大抵因复略有感冒，而后其所化之热可徒然成温，表里俱觉壮热。不然者，虽伏气所化之热深入阳明之腑，而无外感束其表，究不能激发其肌肉之热。是以治之者恒不知其为伏气化热，放胆投以治温病之重剂，是以其热遂永留胃腑致生他病。”⁽¹⁾书中33例高热案，属伏气化热就占16例。并指出有因动气暴怒，或因劳力劳心过度，或因作苦于烈日之中，或因酣眠于暖室内，或因酒食过饱而薄受外感，发于高热。或因治疗失宜，邪热未退，正气已伤，虚热酿成，与外感之实热相并，发于高热。总之，张氏对温病高热的认识，辨证上突出阳明，在诊断方法上细察脉象的变化，在病因病机上重视伏气化热，揉合三因之说，其证治较为全面。

擅长汗解之法

张氏治高热证，擅长汗解，多取辛凉辛寒之法。他说：“发汗原无定法，当视其阴阳所虚之处，而调补之或因其病机而利导之，皆能出汗，非必发汗之药始能汗也。”⁽²⁾因此，不论新感、伏气邪居何经，必须根据病机症状因势利导，促使邪从汗解。其自创14首解热方，有10首属透热解表。然张氏汗解法，并非纯用汗药强发其汗，尤重视顾护胃气，每参以助胃益气、甘寒滋阴之品以助汗，使汗液有源。诚如柳宝诒所谓“须兼视六经形证，乃可随机立法”⁽³⁾。具体治法概括如下：

一、轻清宣透解热法：药用薄荷叶、蝉退、连翘、生石膏等，方如清解汤。适用于温病初得，头痛，关节酸疼，肌肤壮热，背微恶寒，无汗，脉浮滑。薄荷辛凉透窍。连翘轻清宣散，用至30克能发汗。蝉退对身弱不任发

表者用之尤宜。

二、养阴透表解热法：以辛凉配甘寒之品，药如连翘、蝉退、薄荷、菊花合元参、麦冬、生地、知母、天花粉。适用于冬不藏精之人、阴虚内热，薄受外感，舌苔犹白，亦可汗解，但须以滋阴药辅之。

三、辛凉淡渗解热法：以辛凉透热于外，甘淡渗湿于下，药用连翘、蝉退、生石膏、滑石、生杭芍、生甘草、地肤子等，方如宣解汤。适用于湿温初起，憎寒壮热，舌苔灰色滑腻；或热由太阳经入膀胱之腑，小便涩热，周身悉肿，热渴，苔白，脉洪滑。

四、和解退热法：和解法配合辛凉之品，适用于少阳证寒热往来，其寒盛于热者，于小柴胡汤中加薄荷，由足少阳引入手少阳作汗而解。若其热盛于寒者，于小柴胡汤中加元参，以润阳明之燥热，阳明之热化而欲散，自能还太阳作汗，少阳之邪亦可随汗而解。

五、辛寒达热法：用生石膏、连翘、元参、粳米等，方如仙露汤。适用于阳明证，表里俱热，脉洪滑，苔白厚或白而微黄，若阳明实热兼表证者，重用石膏、知母，少加薄荷或蝉退、连翘、白茅根等宣散之品，以解其外表之阻隔，则胃中欲散之热夺门而出，从太阳作汗而解。白虎汤少加辛凉之品，由经达表，其得汗自易易也。若阳明实热兼阴虚者，可加元参、生地、天花粉、淮山药、杞子等。若阳明实热兼气虚者，可加入人参（党参或太子参）。上药虽非解表之药，但用之得当，犹可须臾得汗。

六、通下解表法：药用大黄、元明粉等，对于腑实表束，壮热无汗，则投以承气汤，使胃腑之实热为承气冲开，其病热自外越，表解里和。

七、育阴解热法：药用熟地、淮山药、萸肉、杞子、阿胶、生鸡子黄之类。适用于温热证，肾阴将竭，肝风已动，脉有浮象，右寸之浮尤甚，两尺按之即无，病有还表之机者，大剂甘寒咸寒之品峻补真阴，济阴以应其阳，则汗出而愈，粘腻滋阴，甘寒清火，胶着留邪，而用以发汗之助，则转能逐邪外出。

善用白虎加参

张氏清大热，尤其对伏气化热者，推崇白虎加人参汤。他在实践中体会到，“恒有用一切凉药其病皆不能愈，而投以白虎汤或投以白虎加人参汤，再因证加减，辅以各病当用之药，未有不随手奏效者”^{〔1〕}。他曾用生地、元参加于白虎汤中多不奏效，悟出仲景不加他药而独加人参之妙。认为人参虽为补气之药，而加于白虎汤中，“实能于邪火炽盛之时立复真阴，此中盖有化合之妙也”^{〔1〕}。正如吴塘所说：“白虎退邪阳，人参固正阳，使阳能生阴，乃救化源欲绝之妙法也”^{〔4〕}。张氏别具匠心，用白虎加人参汤每以山药代粳米，认为粳米不过调和胃气，而山药养胃兼能固援下焦元气，且山药最善滋阴，白虎汤得此，既祛实火，又清虚热。

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张氏用白虎加人参汤并不凿执《伤寒论》汗、吐、下后，烦热燥渴的应用范围，而跳出了阳明病的圈子。对于阳明证实脉虚，阳明伏热，热扰心营，少阴温病，真阴欲竭肝风内动等证型，及产后阳明温病，产后下血症等，常用白虎加人参汤取效。他运用本方主要有如下特色：1. 阳明病究之脉虚或舌干，即宜白虎加人参汤，不必在汗、吐、下后、渴而心烦者。对于元气不支，邪火横恣，热扰心营，昏愤不知人，脉虚证实者亦用本方。2. 凡其人劳心劳力过度或在老年，或禀赋素弱，得阳明温病者，可用白虎加人参汤，不必其脉现虚弱之象。3. 凡热邪深伏者，用本方以搜剔深入之外邪使之净尽无遗。若邪伏少阴，脉微细，闭目昏昏似睡，间作谵语，舌干无苔，小便短赤，用本方以生地代知母，调入生鸡子黄，更先用鲜白茅根煎汤代水煎药，白茅根最善透发脏腑郁热，能使深入下陷之邪热上出外散。热邪深入少阴、阴虚火炽，惯用黄连阿胶汤。4. 若热邪久羁，灼耗真阴，木燥生风，元气将脱，神昏不语，目睛上窜，身体颤动，筋惕肉瞤，肌肤甚热，气息不匀，时作噎声，间有喘时，舌缩而干，脉数逾

六至,白虎加人参汤,以生地代知母,重加茵肉救脱。5.不拘泥产后忌用寒凉之说,若温证之剧,必用此方退热,而以元参代知母,则尤妥善。石膏、元参,《神农本草经》言其治产乳,故二药同用。呕者加竹茹,仿《金匱》竹皮大丸方意。若产后外感之热内迫,下血不止,脉洪滑有力,凉血止血未效,热渴如故,亦可重用白虎加人参汤。张氏对白虎加人参汤的运用,随病脉之虚实,证之变化,加减得法,熨贴得体,通常达变足以后人借鉴。

组方变通缜密

张氏治温病高热,遵仲景法而变通其方,匠心独运。如麻杏甘石汤原是邪热壅肺作喘的主方,而他分析了《伤寒论》温病提纲与63条文的前后关联,认为此方是仲景“治温病初得之方”⁽²⁾,但麻黄辛温,则须以辛凉的薄荷、蝉退代之,贴切妥当,较之吴塘用银翘散、桑菊饮又别具一格。又如表寒兼内热烦躁证,仲景立大青龙汤表里双解,张氏则以连翘代桂枝,牛蒡子、蝉退代麻黄,自拟犹龙汤治温病内热为外寒所束者。

张氏把石膏作为清解大热的特效药物,14首解高热的方剂中,用生石膏者有13首。凡遇温病高热,不论邪在三阳或伏于少阴,或兼气弱阴虚,皆用生石膏。他推崇石膏“性凉而能散,有透表解肌之力,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,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,即他脏腑有实热者用之亦效”⁽²⁾,跳出了伤寒温病阳明证始用石膏的巢臼。

除石膏用量较大外,张氏还很讲究石膏的煎服法,无论是单用或与他药同用,必煎汤三四茶杯,分四次徐徐温服,欲其药力常在上焦、中焦,而寒凉不至下侵致滑泻。若患者闻有药气即吐,一次只服一口。不宜汤剂煎服者,即用鲜梨片蘸生石膏细末嚼咽,遂受药不吐。强调慎勿顿服,若肾亏两尺无力,凉药顿服,会造成滑泻或烦躁之戴阳证的弊端。

张氏解热不用黄芩、黄连、黄柏等苦寒之品,以免阻遏邪机,化燥伤津。张氏认为生石膏“逐热外出”,与“以寒胜热”不同⁽²⁾。对于瘟疫表里俱热,头面肿疼,阳毒发斑等症,亦以白虎汤加羚羊角、重楼、蝉退、僵蚕、荷叶之类以导邪外出。蒲辅周老中医也认为“若为白虎证,亦不可在白虎汤中加上三黄解毒泻火,这样方的性质由辛凉变为苦寒,就成了死白虎,反不能清透其热”⁽⁵⁾。

此外,张氏对阳明应下之证,亦不轻易用承气汤类,常用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,未下后不解者。间有服药后大便未得通下者,而少投降下之品,或用元明粉和蜜冲服,大便即可通下。可见张氏在解热和攻下时,十分注意津气的保养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张锡纯:医学衷中参西录。下册,504页,770~819页,773页,786页,495页,497页,780页,502页,503页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74。
- (2) 张锡纯:医学衷中参西录。上册,190页,191页,188页,192页,187页,286页,同上。
- (3) 柳宝诒:温热逢源。60页,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2。
- (4) 吴塘:温病条辨。19页,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2。
- (5) 蒲辅周:蒲辅周医疗经验。22页,人民卫生出版社,1976。

茅花石含漱液治牙龈出血

湖北省宜都县中医医院 俞善国

牙龈出血是临床极为常见的症候。笔者用茅花石含漱液治疗该症候,效果显著。

药物组成及治法:茅根30克(鲜茅根80克),花粉15克,生石膏45克(先煎半小时),三味药水煎取汁450毫升,凉后含漱,每日4~6次,一日一剂。一般

2~6天牙龈出血即可明显减少或痊愈。

典型病例:甘××,男,43岁。因患血吸虫病肝硬化在我院住院。患者长期牙龈出血,入院后用茅花石含漱液三剂,每日频频含漱,未用任何其它止血中西药物,三天后牙龈出血痊愈,随访三月未见复发。